

盜妻

蕙貞女士

私家偵探惡子方。自從近年來。辦理了幾件公私案件。得了勝利的結果。他的名譽。就大振起來。這天。他去賀一個朋友娶妻。喝醉了酒。回來。他的夫人增三娘。也是富有偵探知識。曾經幫過丈夫許多事情。因此子方對於伊的感情。比尋常伉儷。却要深過幾倍子方。伊從子方出門以後。就有伊的女友繆明珠。打電話來請伊去打牌頑兒。伊向來出門。並不要丈夫允可的。所以伊就坐了包車出去了。等到子方回來時。伊恰好比子方先到了一步。伊拿着一封信。正瞞。瞞得出神起來。連他進來了。伊還沒有覺得。他奇怪得很。以為三娘是何等鎮靜機警之人。憑這信中有天大奇駭極怪的事情。也不該把伊自己的常態都改變了。他這樣想着。可巧伊也覺悟了。昂頭一瞧。見是他來了。伊立刻放下很沉着而和易的神色。含笑說道。你倒回來了。我這裏正發現了一樁奇怪的事情。想找你商量呢。而且這事情對於你我。却有同樣的關係咧。子方聽了。就知道伊這說話。就因伊手中的信而發的。

所說奇怪事情。一定也和這有關係的。便也微微一笑道。這又是誰的惡作劇罷。究竟說的怎樣利害。果得你的情狀都改變了。若在別人呢。聽了他這話。一定要非常驚疑。想他怎麼能料得到此。可是伊是一個女偵探家。且平素又曉得他的本領。明知方才自己的情形。已經給他做了一個判斷的證據了。因此伊對於他的說話。仍舊從從容容的說道。可不是麼。我纔比你先回來一步。就見這一封信。在你的寫字台上。問是誰送來的。這班混人統說沒有曉得。我見他那信面上。的是我和你公啓的。所以我就偏了你。先拆來看了。伊一頓說。一面已把那信遞在子方手中。子方接了信。暫不去看。却聽完了伊報告的話。又聽伊說道。我想別的都沒有什麼稀奇。奇的是這信並不從郵局寄來。又沒交給誰送進來。難道這人竟像飛將軍一般。從天而下麼。上海地方。出了這等人才。我們當偵探的。却不得了一個勁敵咧。子方聽完了話。並不詰問什麼。只低低的說道。勁敵麼。這倒是很有興味的東西。在他說這話的時候。他的眼光。可就注定在這封信上。輕輕讀出聲來道。是

賈夫妻公鑒。鄙人夙慕盛名。無緣瞻謁。歉甚恨甚。今者道出泥濱。聞君友冒君。當可敵國。擬假其太夫人珠鐲。爲賑災之用。逆知此案揭曉。賈夫妻責無旁貸。然昔人有言。兩賢豈相厄。自鄙意揣之。賈夫妻以弗預此案爲得。蓋賈夫妻知略固優。而鄙人身手。亦頗不弱。兩虎相持。必有一傷。君等敗固損盛名。而又爲社會喪實債探二。寧不可惜。若鄙人失敗。則國家少一俠士。而人民之消極受害。亦不可勝計。惟賈夫妻圖之。雖然。鄙人爲此言。非有所怯。怯者決不敢於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衆之中。公然肆其摺竊手段。且亦安能使此數行。得達於賈夫妻左右哉。三月十九日午刻。雪兒謹白。

(未完)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預告讀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
 現金(一)一元二角(二)八角(三)六角(四)四角(五)二角特別佳作另酬不在此例不受酬者請于稿末注明
 每篇字數至多五百為限以有趣味者為貴篇首題目須就原蹟刻成木戳務請繕寫清晰來稿不合恕不璧還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封面請寫
 明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告)第四期增刊為聖誕號第五期為新年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壬戌年十月廿八日 星期六

小說日報

長
嘯

發行主任兼
雜組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增刊編輯
嚴芙孫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	長行	三行	起碼	每日	每行	大洋	六角	中縫	同普
通長	行	每行	四角	後幅	短行	每字	四釐	長期	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張本報極大之幸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逕具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會收到之報以致殘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太報徽稿

本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書見賜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二百字為限雜俎欄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二)酬謝分甲乙丙三等每千字酬元五角(三)來稿概不退還其附有郵票及稿費者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受酬者須開明住址簽名蓋章如違簽名而不蓋章即作不受酬論(五)來稿概不發還其附有郵票及稿費者須與寄稿時相符(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裝訂成秩者不在此例)(工)酬金每屆陽歷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

中華書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小說

小說作者的今昔

一個做小說的

有人說。社會上無論何種事業。都是越做越進步。只有小說一道。却大多數是越做越壞。這句話。看是極無理由。其實細觀各小說家的作品。却的確有這一種情形。不但別人。就是我自己。也很覺得有這種光景。而且人家說我。也都有這等評論。這是什麼緣故呢。仔細一想。却有幾種理由。其一。文章的性質。是非實品。以我個人說來。在先我的小說。並不是絕對實實的。就使得點稿費。也並不是藉此爲生。所以要做一篇小說。定要先有一個絕好的意思。可以作得小說的。方纔提筆擬稿。而且時間既空。心思又閑。逐字逐句。都加上一番考究。那麼。做的文字。自然很有精彩的了。到了後來。名聲漸大。生涯漸盛。又要寫着這一路文字。換得錢來。供給我的衣食日用。只要有人請教。不管有意無意。看我在金錢面上。不怕你不勉強下筆。纔經着手。受主那邊。又拼命催索。等得做完了稿子。又有第二批生意上門了。那裏還有工夫斟酌字句呢。在作小說的人。明明覺得自己的作品。不能滿意。但因衣食關係。只得將這些違心之作。胡亂送將出去。這是一種無可如何的事情啊。第二。是小說家本身的關係。有許多小說作者。當他沒有出名的時候。很想做幾篇好文章。做做牌子。所以担起筆來。就得苦心孤志。刻意經營的。只求文字精工。不嫌費時多寡。那就自然有好小說出來了。

小說



等到名聲大了。身價高了。求他的人。越弄越多。社會上歡迎的人。也越看越多。身子既忙。心中又存了一種厭煩之意。以爲我的小說。隨便怎樣寫來。都是好的。存了這種念頭。他的作品。又那裏能較高明呢。還有一種自甘墮落的人。因貪多得稿費。明明幾百。或千把字。做得完了。他却故意把一句話。分做三句四句。硬硬的湊到二三千四五千字。這等人。現在小說界中也很多。只因些小利益。不覺把自己的人格文品。都丟撇了。却寬了愛讀小說的人。出了很大的價值。雖不到一篇好小說。這也是很可恨的呢。有這兩大原因。所以幾位小說家的作品。多弄到越做越壞。其實並不是他們不進步。也不是他們不求進步。總而言之。還是名利兩字作祟啊。

盜案奇遇

(續)

張乙虛

阿恩既入獄。尋丁亦鬱鬱而死。白氏益無顧忌。遣心腹召喜童至。謀斃阿恩於獄。事聞於親屬。賄吏釋阿恩。遁於鄰縣。爲小營生。白氏不知也。一日。阿恩忽於涼亭。見一大漢。負一巨物至。歇於路隅。汗流浹背。阿恩前提之。若舉輕羽。大漢大驚曰。相君之貌。不類壯夫。而乃負此巨力。敢問姓氏。阿恩微笑無言。大漢曰。萍水相逢。本不敢干煩。願吾負重已百里。力體不勝。敢煩壯士爲吾代勞。得當自當圖報。阿恩諾。舉物隨大漢行。可十里許。抵一處。見一小舟疾駛而來。有彪形漢數人。立船頭。

見大漢。拍手笑曰。三哥久不歸。累吾等盼望欲死矣。回首見阿恩。詭曰。三哥此去。乃挈得一雞羊來。三哥曰。諸君休得取笑。俺老三微壯士。今夜不得歸矣。言已。提物入舟曰。若等試觀。此累累者非黃白物耶。此遭油水不少。當不至再換大哥罵矣。阿恩知爲盜。大驚欲歸。羣盜強留勿釋。不得已乃入舟。衆盜蕩槳如飛。歷數小時。河港漸闊。一巨艘來迎。阿恩隨衆登舟。鼓笛一聲。去如箭疾。舟行不知幾許。至一島。羣衆鳴角出迎。既上山。見一巨厦。開者十數人。荷戈鶴立。一大漢隨壯男子數十人。盛服出迎。既入。三哥以巨物進。巨漢領之。移時筵張。巨漢中坐。衆依次入席。阿恩坐三哥旁。三哥乃起述途遇阿恩。並陳其勞。巨漢離席起謝。命侍者引阿恩入。而夫人。夫人年四十許。有數姬盛服侍左右。夫人命阿恩坐。笑詢姓氏。阿恩一一俱答。少頃。筵散。巨漢入。謂夫人曰。此三哥所得之壯士也。言已。四顧曰。奈何不見阿娟。今小哥爲吾家人。可令出面。夫人即傳婢延女公子出。見客。移時。香風過處。一少女嫋娜奉簾出。阿恩微窺之。長眉修鬢。彷彿圖畫中人。不覺愕然。夫人曰。此丁大哥。汝可前與爲禮。女笑諾。與阿恩數言而入。夫人遂令舍舍阿恩。飲食豐腴。如禮上賓。阿恩亦樂不思蜀矣。阿恩居山半載。一日。忽傳言官軍且至。山中鼓聲如沸。羣盜紛紛入廣場。巨漢登大舟。衆船數十艘。羣盜魚貫而入。隨大舟行。留阿恩守山。去半月未歸。阿恩獨居無聊。忽奉夫人召。既入。命坐。夫人笑曰。壯士知大王此去獲濟乎。阿恩曰。大王威武。所向必利。夫人胡乃有此言。夫人嗤曰。此盜賊之武耳。老身本官家婦。三十歲被劫至此。今十稔矣。一女阿娟。貌尚不俗。苦無相當匹偶。今將以累壯士。息女有托。老身向平願了。即死非所恤矣。不審壯士意謂如何。阿恩大驚。下拜曰。微論小子猥賤。自當不能與夫人配偶。即以大王之恩義。亦萬不敢稍存異志。夫人曰。壯士勿固辭。老身偏相乘人。匪君莫托。此處不久且

滑稽信徒

(續)

王理堂

一次牧師講罷聖經。諸人風祈禱。人風便跪在人當中。緊閉兩眼。用心用意的。大聲禱告道。我主。我祈求你。保佑我。赦免我從前的罪。我從前被魔鬼所惑。沒有受主的聖靈感動。不知道主待我們好。所以在主的面前。說出些惡人所說的話。現在我知道主待我們好了。我便來歸向主。我便全心全信的歸向主。祈主寬恕我。赦免我從前的罪。阿們。接着又道。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爲聖。願父的國來到。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的日用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爲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永世無盡。阿們。人風祈禱的聲音。和他祈禱的話。都很合拍。會堂裏靜悄悄的大約無一人沒聽見。祈禱完了。牧師說許多話。表示滿意。又叫衆教徒一齊站起。唱了好幾節讚美歌。這是人風在教會裏大出風頭的第一次。

大 二集 廉 三集 價 四集

蘇州明星出現

發行現出至文藝之明星每星期小
 便於裝訂文字選擇精嚴優美無比
 爲超紅雲煙橋編者述者熟若
 嬌麗嚴家孫君青聰庵枕邊規
 狂瀟瑟琴騷君莊菊高綺緣秋
 梅廣夢家驪名君莊菊高綺緣
 誠無聊客諸名之良伴常有著作
 閱歷年價大洋七角郵費在內定
 處蘇州胥門外東市星報館

胡樹大律師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illegible]

此書筆墨高超意旨純正
爲亦來情小說中所未
有作仇閑過玉梨魂及
心著作尺牘等萬言
喜閱袁詩詞厚贈
不可不讀全書二
百二十餘種自厚
止後購買者仍絡繹
是書價值可想見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是書原名捧打鴛鴦鏡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憤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盟
歎嗜痴語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開北兩里公學游藝大會
 敝校以經費支絀蒙各團體之補助
 定於陰歷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二
 時起下午六時止借座美租界愛而
 近路紗業公所開游藝大會內有
 學生之三弦拉戲施仲伯博士大
 套琵琶(同誼社京劇)說武學校
 武跳舞(張英學雙簧)(周媚君及
 種特別藝術應有盡有所得勞苦
 充校費每張五角如蒙購券請駕臨
 海寧路西天保里本校庶務處可也

枕亞先生文章道德為蘇林宗
編出世不經而走浪墨一書為
碎心血的結晶品零玉碎玉蔚
觀真可謂有字皆香無詞不整
續集出版以來行銷已達數萬
值可知茲特集其近出之稿
編為三集以行世以餉
愛讀枕亞文字者無不同聲歡
初價大洋九角三集定價大洋
定價大洋七角三集定價大洋

◀ 作傑初最亞枕 ▶
魂 梨 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其昌書店

本店開設上海愛
而近路中市專辦
中西文具各種雜
誌書籍以及學生
用品應有盡有如
蒙惠顧不勝歡迎
其昌書店謹啓

陸父貴文

吾友東越許虛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面左孟莊嘆之學得其神隨今倦游返渥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潤例如左
聯語長聯二十元
祭文各一
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祭文各一
五十元
小國文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編人老峯
定鑒生先亞枕徐山虞

大觀 文諸家名十六 愿朝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寓言文字自晉迄清
共得六十餘家搜羅
宏富多世所不經見
之語語而趣意諸
而風各體咸備無美
不臻較之近人所著
遊戲文章真有大小
巫之判名曰大觀庶
無愧焉

洋裝一册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枕亞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雜著	湖上	人印	乘	將	得	集	聲	天
蘇	焚蘭	百	●	藝苑	十	其	呈	嘯
謝	蘭	日	卷二	苑	餘	十	書	先生
澍	懷	記	粵西	今	萬	年	爲	其
澍	詞	卷三	遊	文	言	來	介	字
澍	一	駕	筆	記	到	新	其	淵
澍	束	鴛	記	古	印	舊	淵	淵
澍	弄	鴛	文	文	●	得	桃	淵
澍	餘	夢	涯	吟	厚	意	亞	金
澍	四	本	涯	集	一	作	作	石
澍	除	落	談	卷	茲	編	編	石



電話
央中
六九七四

心心
照
相館

上海
南京
路
望平街

枕亞傑作
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瞭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青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illegible]

後主列傳

霄壤之判因茲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然皆割絕文義不堪膚目識者恨之今本局覓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
 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洋裝精訂六冊欲為先生序中稱謂不讓紅樓夢儘林外史又以趙某書擬諸秦皇焚經
 ▲全書六冊定價兩元▲特價六折一月為限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雲記

(+1)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壽門曰。自備嘗困園艱苦。已深厭京洛風塵。爲與公結伴。故暫息征鞍。行將束裝南還。終老山鄉(亦反射)亦不敢久忝經席。還請老嫗家別訪高明。爲賢郎萬里前程計也。語雖云然。壽門斯時實未有離京之意。

雙熱曰。此回深得欲卻故離之法。越得雙雲婚事之締造艱難。越見得雙雲婚事之四方平穩。壽門一也二也云云。見解自是不凡。由前之說。見得壽門與金公相知有素。不是泛泛之交。由後之說。見得壽門雖於顛沛之中。不忘氣節。併此二說。足以愧夫一般人之事急求人及巧相攀附者。

壽門自更患難。神志終覺不怡。惟放於酒。間事吟詠。無非傾瀉其牢騷不平之意。此固人情之常。亦無足怪者。金公雖同寓居。究不得常常晤對。彼服官於朝。非閒居無事可比也。以此鬱鬱。對於教讀方面。亦多疏略。況本不逮祝子長師之循循善誘。因通訊至蜀。問子長何日再至京中。意明年禮闈。當必磨厲以須也。既而有人傳述祝君丁艱。則知杏花春暖。必不能爲之洗塵。事機不順。亦深情之。因再作書唁之。且勸其來京。既而得書。謂方覓地營葬。未能北來。且待異日也。壽門雖謝絕交遊。不通門謁。顧所爲詩。則已不脛而走。無翼而飛。廢寺荒亭間。嘗獨自游覽。以少釋悶悶之懷。熱鬧場固無其足迹也。然而感慨悲歌之什。惟着墨於敗垣頽壁之間。好事者見之。則手錄流傳。播於衆口。雖未必蹈蘇子瞻之覆轍。而固已再觸忌者之怒。醞釀媒孽。禍且不測。幸金公早有所聞。爲解除其未發之機。因正言忠告於壽門。謂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語言文字之肇禍。歷史彰彰可考。何猶不悟也。觀於此事。益歎壽門有才而學未至。無涵養之功。實不善處弱者。自來沈靜之士窮通不改。貧富如常。彼固有自得於中者。而以外來之境遇爲客。客不容奪夫主也。此其入必善於處變。而能弭意外之災禍者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之言。不可不三復也。壽門自經金公之勸告。亦頗自悔悟。與夫人商。欲去京而南旋。夫人亦以壽門性情習慣。往往不善自制。今雖悔悟知謹。閱時稍久。故態又難免復萌。不如退處鄉里。不遭人忌。雖放於詩酒。不自檢戒。諒亦無因而中傷之者。爲是力贊其歸。壽門因此意述諸金公。金公亦深以爲然。議遂決。以女倩雲體弱易病。將遲至春暖出都。東風碧柳黃鸝語。正是湖山惜別時。雲士倩雲。將有地北天南之睽隔。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倩雲則曰。金哥。我兩人三載相聚。何迅如一瞬也。雲士曰。妹今南還。正愁此後一瞬。淹如三載。昔人謂一日不見。如三秋如三歲。諷誦此詩。益覺難乎爲情矣。倩雲黯黯欲泣。雲士則遽止之曰。妹勿爾。山川雖隔。魚雁常通。以視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固已勝之倍蓰矣。天下事皆當退一步想。故處境須看不如我者。況我等年尚幼。正在修學之時。雖暫別。不得常與賞奇析疑。頗異日天長地久。爲福正不薄也。倩雲聞此語也。面微頰。俯首而已。按此則自訂婚以後。第一次談心肺腑語也。蓋不有離別。則固淡然不置於懷者。時正在獻歲之初。兩家迭開家宴。彼此相邀。雲士倩雲。仍相與賦詩贈答。壽門顧而樂之。

(未完)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無任歡迎。

(一)承銷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內報者惠一月，後往來無折扣。第十份以上五折，十五份以上四折，概以大洋計算。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餽贈推銷期限以定報日期為準。

小說日報社發行部啓

錢如命。隨便什麼地方。都歡喜刮進一點。十幾年來。也難爲他積了幾萬塊錢。家境是着實安閑了。只他自己。近來却大變了常態。居然也會在堂子中鬧得天昏地黑。而且他又捨不得大把銀錢。叫名逛長三書寓。實在却還在么二楚鷄當中。貫徹他的實行主義。但這是他的秘密舉動。人家就是曉得了。也不肯說穿他的。當下我聽了他的說話。便順着他的談鋒。笑了一笑道。正是這話。商界中像你這樣身分。這應酬兩字。倒是頂要緊的。不過你的體質。也不過如此。像這般俾畫作夜的鬧。也不是事體啊。采臣聽了。面上似乎很得意。點了點頭。說道。這也叫出于無可如何。頂可笑的是現在內地的情狀。那一處不是亂七八糟。東奔西躲。偏這上海一隅。竟格外的熱鬧起來。我道。這個自然。有錢人。都帶着錢。到上海來避難。上海地方。一霎時多了許多富人。怎不熱鬧起來咧。采臣笑道。一個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人到了逃難的時候。還有這般寓意。這可是從來未有之事。如今統行出來了。偏我們莊上的幾位小老板。也都是考究嫖賭的人。平日給他們大人拘束住了。要想到上海來一躍。總是千難萬難。此刻趁了逃難的機會。冠冠冕冕。到了上海。那一個不是歡天喜地的。鎮夜價躲在堂子裏混鬧。一句未完。我接着笑道。難道他們的父母。都不出來。沒有人管束他們麼。采臣咳了一聲道。誰說他們沒人管束。原來他們的老子。也都和我們差不多的性情。僥倖上海地方大。妓女多。父子們總碰不到一塊罷了。我又笑道。從前你對我講的那位呂老先生。他那位世兄。也來了麼。采臣笑了一聲道。我纔說的幾位小老板中。頂荒唐的。就是他老先生咧。我笑道。後來他那事情。是怎樣了結的呢。采臣笑道。說起這事。也算是亘古罕有的奇聞。那位呂先生。平常看得一文錢。比銅鑼還大。刻薄半生。積攢得

這麼許多家當。只道是萬年有道之基。永遠不得消失的了。那知天道好還。報應不爽。眼門前就出了這位現世寶兒。呂老板自己。才得靠四十歲光景。身子還結實得像石頭一般。不料他那世兄。今年不過十八歲。就希望他升天起來。那次不是我對你說過。他那待天年的筆據。出了有四百張。你還說我言之過甚。其實我倒句句都是實話。這就是我們庄上一個朋友講說出來。這朋友就是他的表親哩。這人的話。自然靠得住的。自從那小老板做就仙人跳。哄誘他爹。給人家破案之後。……采臣說到這句。我是聽他說過的。却還不覺什麼。叫把心虛聽得跳將起來。大咤道。采臣哥。你說什麼話。可是這呂小老板。……話未完。我又接笑道。可不是麼。這真是曠古未有的奇事。那呂小老板才得十六七歲的人。又是有錢的公子哥兒。也會做這仙人跳的勾當。而且他所引誘的。就是他的生身老

子。你想可笑不可笑呢。心廬聽了。怔個一怔的道。哥哥。我想天下沒有這等奇怪事罷。我道。我可不是這麼說。然而天下事。竟有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像這位呂小老板的事情。也真和平常說鬼談狐一般。我們想來。雖是必無其理。據采哥說來。却是實有其事呢。采臣笑了一笑道。這又算得什麼。這位小老板的古典多咧多咧。你只知道這仙人跳的事情。便認為絕奇絕怪的佳話趣聞。可知他後來的手段更有比這更兇更駭的咧。我見他說的這般利害。便急于要聽個詳細。因說。時候不早。我們到外邊吃飯去。你索性原原本本。講一遍給我們聽聽。也算給我們長點未經人道的知識。說時。采臣笑了一笑。挖出一隻銅鉢來。瞧了一瞧。說十一點半了。我們去什麼地方吃飯呢。今兒你們初來。照理是我的東道。我忙道。這又何必客氣。日子長咧。今日就讓我先請。你要請我們。那一日不可以呢。

●千家詩考證
(四)

文孫

塵父

塵父

惑于風水者。親既葬。復出於土。瘞其骨於罐。名金罐。俟卜吉地。然後安窆。亦惡習也。

荆楚歲時記。載西清詩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曰雞。二曰犬。三日豕。四曰羊。五日牛。六曰馬。七日人。八曰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董問周禮。亦載有是說。而粵俗益以九日麻。十日豆。不知何本。又人日。粵俗不掃地。建醮。祀廣利王。曰人日醮。鐘鼓鐃鈸之聲。聞於遠近。亦頗極一時之盛。

七月三十日。粵俗有打地氣之舉。打地氣者。小康家雇壯男子十數人。持木棍往城隍廟打土。故云。

亭湖顧竹廬遺著

詠菊小品(一)
亭湖顧竹廬遺著

清溪流過碧山頭一首。芸圃云。此朱子詩。見大全集。末句白雲黃葉兩悠悠。俗本誤作紅葉。與上句紅葉複。又一本作明月。亦誤。楊朴七夕詩。年年乞與人間巧。乞字讀去聲。杜牧秋夕詩。銀燭秋光冷畫屏云云。蓋宮詞也。詩中情景。與李太白玉階生白露一首相近。第四句坐看牽牛織女星。謂夜色如此之涼。猶久座天街者。爲看牛女二星故也。俗本多作誤看。便入惡道。

林升山外青山樓外樓一首。原題臨安邸四字。坊刻只作西湖二字。非也。第二句歌舞。芸圃作歌管。管字是。

神州新淚痕

神州新淚痕

只解一次
獎金最多
期限最短
的貯蓄券

▲每張價銀五元
▲每條一元獎
▲頭獎三千元
▲共有六等
▲中獎與否票面不失
▲滿期加利不滿隨時可兌

上海乍浦路大東銀行

●本欄緊要啟事
本報第十三號（即昨日）報餘欄詠菊小品係第
十四號所用之稿爲手民誤排十三號而將十三
號之稿排入十四號致前後不符特此聲明即希
公鑒 編者啓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半月刊 定於十一月初一日出版

[illegible]

封面 心心相印圖 (三色銅版) (丁悚繪)
插圖 (編輯部同人合影) (鈍根·豁公·子褒·芙孫·小麟·)

波長 3.0 厘米

粉菊花之便裝及天女散花
梁相樹許奏雲二先生祝詞
童旭滄先生祝畫

西海風景兩幀
綠牡丹之本來
鄭健廬先生題
姚方定先生祝

甘甓公先生題詞

張丹斧先生題詞

倡門教育……
鄉老兒上海游記……
貧富鄰居……
京漢途中之回憶……
游杭一又宸程鄭秋之四郎探母
沙場互市日記……
懸鐘懷史……
官場雜詠……
心聲俱樂部……
心聲辭……
淞濱殘夢錄（長篇小說）……
心心半月刊總社露佈……

王鍾根 何海鳴 張翼飛 賁少荪 馬二先生 蘇少卿 陸濟會 貢芹孫 王徵之 鄭子襄 鄭格來 嚴美孫 恨工廠

表是做什麼用……
奇遇……想……
情之研究……
陰間底無政府……
夢珠憶語……
擇婿……
半打女兒……
錢春樹本……
介紹醫士的……
越問答……
補白……冥飛……

照相館上
街

海上漱石生
劉豁公
劉塾叟
許履父
黃懺
王后哲
鄭恪天
金碧艷
晚香館主
作二十餘篇
社員
京路望平
六十二號

孫 紀 諸君欲求
 才 送 念 健康
 品 防惡疾傳
 剪此廣告請
 附加郵票四分寄至上海
 法界八仙橋德行里孫緯
 才處當即奉上（最新實
 驗衛生法）（花柳病消滅
 法）各一冊使君讀之
 必得健康幸福敝處專治
 新淋老濁梅毒各種新藥
 每針一元 功大効速
 立可斷根
 孫緯才 每針
 新法醫 一元
 花柳病 一元
 新淋 老濁 梅毒 下
 疳橫痃 均用德國
 特幼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功大効速立
 可斷根 診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德
 行里一號

吳綺緣著
聊齋一書海內傳誦幾於人手一編後人踵而效之有較原書讀聊齋矣然聊齋等諸書率皆畫虎類狗以悅鬼語出無稽未免爲世詬病綺緣先生做其狐說鬼語出無稽未免爲世詬病綺緣先生做其體裁著反聊齋一書未嘗不言狐鬼而狐鬼胥假且每篇各有命意無一重複如讀偵探小說然其妙無比而其構局之奇用筆之佳尤足與前書相頡頏洵空前之名著也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藝林

無名女子詩 (四) 枕亞手輯

曉妝口占
不染胭脂不畫眉。天然疎影映纖纖。相看絕似陶詩句。只是輕描淡掃多。
妝罷憑欄句懶裁。小池清極不生苔。一泓淺碧桃花水。魚鯉蝦蟆影照來。
以白桃花瓣寫春蘭句贈芷香
晴窗嫩景耐人思。春淺春深有蝶知。細碾一丸螺子墨。白桃花寫碧蘭詩。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四) 丁嘯雲

洪軍破鳳儀門。陸建瀾仰藥死。城內男婦。慘遭淫戮。秦淮河中。僵屍枕藉。河水為之盡赤。時雙士已知城破。將幼子九芝。托於李媼。躲入清涼山一村農家。而令桂紅護持善祥。一遇兵匪。即令自裁。已則危坐堂前。仰天自歎。但聞門外槍砲聲。馬蹄聲。無數呼號聲。乞命聲。勢如海沸江翻。震人魂魄。雙士向空祝曰。某家世代忠厚。今遇大劫。豈望苟活。但願上天賜我清白而死。正

筆削

此君軒漫筆

粵省濱海。商賈輻輳。遠者如日本紅毛英吉。利荷蘭諸國。各以其國所有。航海貿易。鱗集麇至。夷邸常滿。一日。兩廣總督某公。與衛偶出。夷衆數十人。執香與前。跪請曰。願捐重資。重造督院官廨。某公請其故。曰。遠夷戴德。藉以報効。拒之而罷。他日復跪請如前。自出屢出屢求。某公終以事出無因。堅拒之。而夷衆攀輿。至垂泣。且曰。大人既不允所請。祇求署外轅門照牆。略加塗壁。以畢下忱。夷民世世子孫。已受恩不淺矣。某公默念夷衆懷有素。貿易有業。而粵兵又精練足恃。當無他虞。且塗飾外轅。所需丹堊。費亦無多耳。意存柔遠。姑許之。夷衆歡呼。叩頭而去。須臾。庇材効工。子來恐後。彩繪雕鏤。窮極工巧。殆費數千金。工竣。又復叩轅陳謝。某公終不解其故。密令訪之。始知照牆上有草數叢。乃是味履支。譯言胡椒也。蓋海島胡椒。遺糞所生。夷人賤見。既不敢擅取。又恐他人得此種。如首肯羨慕。遍栽于內。則本國不得其利。而此貨賤矣。向之力請不已。直為除根。種耳。胡椒出東洋。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胡椒。六月採。其國率焙乾。賣中國。每歲獲利百餘萬金。經火焙。故藝種不能生。夷人常曰。中國無物不有。獨缺味履支耳。

游記

游魯小記 (二) 宜興徐福

午後半時餘。過縣。雨霽。據聞其城跨小沙河。羣山環抱。獨缺西南。有清流闊其口。關即宋太祖破南唐李景兵十五萬。生擒

盧父小說百範

名著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兼長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讀之可為初學小說之範本現由枕亞先生代為編纂民國十二年新歷三月出版定價洋二元預約收六折售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限出版前十日為止內容及書目容再宣布

青柳詩話

(續昨)

古月

其將皇甫暉龍鳳之地也。瑯琊龍蟠等名山。均在此邦。山高水清。為江淮間勝地。亦為古時兵爭要地。
二時過蚌埠。車小停。俟南行車。蚌埠屬鳳陽縣。初為一小鎮。自皖督駐節後。地漸繁盛。距縣城約六十里。鳳陽為中原腰脊。今蚌埠又別造形勢。其地益重要矣。長淮橫於北部。河身約闊三四丈。水面甚淺。鐵橋橫貫。距水約高三四丈。車在橋上行。類於外國之高架鐵道。甚暢適。
五時過銅山。車停一句半鐘。專候鄂湘川陝豫等省代表。月台樹歡迎旗多幅。其總招待為蘇前議會同席王君復。今任省立第七師範校長。招待甚殷勤。車站額題徐州府月台。計四平行線。有大鐵橋架於其上。東接雲龍山麓。相傳宋張天驥曾隱此山。自號雲龍山人。山人有二鶴。朝放暮歸。皆在亭中。為放鶴亭故址。宋蘇東坡曾為之記。余登大鐵橋四望。並散步於車站附近。覺其山水雄厚。氣象剛勁。徐州在春秋時。原為宋之彭城。西楚霸王曾都於此。西部多山。東為黃河沖積層。運河斜貫之。其地錯山會安微。今又為津浦信海蘭鐵道交錯點。洵當南北水陸要衝。不僅為歷史上之重鎮已也。
車更北行。所見均石山石地。坡巒起伏。草木不生。據聞羣山為黃河沖而後成。或謂黃河北移羣山露現者。要按科學原理。苟不用農學中之易土性法。使先施畜牧。變其土質。則終古不化。願當地農學家一注意焉。

詩話

諧海

盧父

許子寓言
國庫竭。待用者衆。議以國之賦稅而抵償焉。許子忿息入京。住見主者曰。聞將以國稅抵外債也。信否。曰。議發矣。非此殆無以救亡也。許子出。仰天而哭。主者異之。以

叢談

旅粵瑣談 (一) 林紹楨原稿 張乙盧潤辭

粵俗婚禮。與吾浙絕異。新婦着龍鳳繡花衫。袖之四圍。綴以金綵。繡碎雜綵綴成之細珠於項。名曰髮衫。裙長丈餘。自足穿入而繫于腰。以綢帶束之。名曰髮裙。自足穿入而繫于腰。無鼓樂儀仗。與後隨伴娘二名。挈一匣。藏白絹帕一方。用試新紅。新婦抵門。新郎則避匿他處。不行交拜禮。由新婦一人拜天地祖先畢。於是延新郎出。闔戶。飲合卺酒。翌日出帕。有落紅。則以燒豬十數頭。餽送女家。並通告戚黨以為榮。無落紅。以為新婦不潔之證。不休還則與認焉。近則略為變地。新婦不貞者。男家以燒豬斷其尾。餽送女家。以示辱。女家見此。引為奇恥。自此不通問矣。同寅周君天民言。粵俗喪禮。與外省略同。惟殉葬之衣。必於社壇。約以香火。名曰過社。謂非此死者不能享。過社時。例與紀綱青秧十二枚。或十六枚。用紅線貫之。名利市錢。蓋以喪事不吉。用此以破之也。此事迷信可笑。又有